

安全理事会



S/PV.2385

1982年7月29日

第二千三百八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7月29日星期四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辛克莱先生(圭亚那)

成员：中国

法国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凌青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多尔先生

濑崎克己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诺瓦克先生

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怀特先生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恩瓜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 4 时 40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1982 年 6 月 4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62)
- (b) 1982 年 7 月 28 日埃及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16)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埃及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和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和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黎巴嫩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为本次会议进行的预备性协商是简短而决定性的，它使安理会能够进行可能是一次时间很长但我们希望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第一阶段辩论，这个阶段的辩论可能为中东问题取得重大突破铺平道路。

然而，我们不会不记得，你主席先生在过去几周中一直以令人钦佩的耐心、技巧与智慧就黎巴嫩境内敌对行动这一更为具体的问题进行其他一些协商。不止一次，你面临着困难的抉择：是让安理会成为我们

自然发泄反感和失望情绪的讲坛，还是接受实用主义的方针，而根据这一方针，只要安理会在寻求和平方面能承担一项执行任务时，它就进行干预。先生，请允许我对你的权威性态度以及你在言行上对可能成为历史性任务的问题的关注表示我的代表团的赞赏与钦佩之情。

我的代表团要求今天发言，为的是要极其鲜明地表示我们对法国和埃及倡议的支持。我们以极大的兴趣仔细听取了由于共同关心国际和平、各国安全及被压迫者的自由、尊严和自决权利而结合起来的两个国家大使所作的介绍。

黎巴嫩的悲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不是一个宜于慷慨陈词的日子。暴行不必描述。殉难者死后对我们永恒的怀念和无限敬爱是会感到满足的。至于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他们的愿望并不是要我们悲痛，而是要我们为解救他们而努力。因此，请允许我提出下列几点意见，我希望安理会能把这些意见作为对其审议工作的一种建设性贡献而加以接受。

第一，虽然决议草案是作为一个全面的一揽子方案提出来的，但是它决不应该导致安理会推迟执行其第 508(1982)号和第 509(1982)号决议。未能就一揽子方案的所有部分都取得一致意见也决不可妨碍安理会在适当时候按照有关各方目前进行谈判的情况，例如刚刚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圆满结束的会议上所进行谈判的情况，采取行动。不用说，在适当时候应对决议草案 A 部分的执行部分第 2 段和第 3 段予以审查和修正，以体现或认可美国总统代表菲利普·哈比卜大使所进行的谈判的公认成果。

第二，就我们所理解和赞同的来说，决议草案的关键要素是 C 部分的执行部分第 1 段开头的那句话，其措词如下：

“认为黎巴嫩问题的解决应能有助于着手恢复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

我们欢迎在这一段中非常郑重地响应了我们一再向安理会和大会发出的下述呼吁：不应该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等中东危机全面解决之后再 来恢复黎巴嫩的和平。我们但愿最近的事件已不容置疑地证明，应该首先

而不是最后实现黎巴嫩的和平，黎巴嫩恢复元气和主权，这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积极促使中东实现和平的主要因素。

第三，以同样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必须提醒安理会小心来自某些方面的谋求一个所谓全面解决中东危机办法的诱惑，因为这是一种考虑要在黎巴嫩给予领土、人口、政治、经济或安全等方面补偿的办法，或至少是一种牺牲黎巴嫩国家完整的办法。我们认为，法国和埃及政府之所以在它们的决议草案中提出A部分的执行部分第4、第5和第6段正是出于这种担心，这几段支持并郑重地确认黎巴嫩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S/15300分发的1982年7月14日部长会议公报中已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表明了。

为了强调起见，在这里重复一下那个文件中所提出的三个直接目标也许是有益处的；这三个直接目标是：以色列从黎巴嫩所有领土撤走，所有非黎巴嫩部队撤走，部署黎巴嫩的军队和保安部队。

第四，黎巴嫩全国之所以对巴勒斯坦人合法的自决权表示声援还因为巴勒斯坦人能行使其返回家园的权利是符合黎巴嫩的利益的。我们非常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因为有人经常同样坦率地告诉我们，黎巴嫩问题只不过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即巴勒斯坦问题的副产品。

因此，决不能把对停止敌对行动的迫切关心理解为许可以色列违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民族利益把解除武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驱散到黎巴嫩社会中去。事实上，我国政府想提请安理会注意以色列的许多官方言论一直明确主张在虚伪的人道主义借口下把巴勒斯坦人所谓撒布和分散到乡村、城镇和城市中去。

以色列人的其他一些言论更加坦率地谈到一种担心，即担心重建巴勒斯坦难民营，特别是在黎巴嫩南部重建巴勒斯坦难民营将重新创造有助于复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客观条件，从而会再次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如果问到巴勒斯坦人因此应该到哪里去，我们和巴勒斯坦人有一个回答，也只能有一个回答，那就是回巴勒斯坦去。

我想说一点来结束我在这个阶段的发言，这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只有通过实现和平与每个国家和民族相互承认彼此的生存权利才能得到保证。我们审议的这个决议草案完全是一份这样一种相互承认的宪章。

黎巴嫩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既不能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无动于衷，也不能忘却对其本身安全所必须履行的责任。由于我们一直是一场多年没有结束的战争的人质，请让我们在对法国、埃及和我们其他的许多朋友表示感谢的同时，在本理事会面前恳求，如果我们坚持黎巴嫩问题只能按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并根据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来解决，那么所有理事国要理解我们，并且恳求不要使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取决于任何其他问题的解决。

主席：谢谢黎巴嫩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巴基斯坦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邀请我在审议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问题期间对安理会发言。我们确信，你的智慧和杰出的外交才干将帮助安理会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必要的决定。我还要对法国的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大使表示感谢，因为他上个月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以色列肆无忌惮地入侵黎巴嫩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它对和平与谋求建立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希望造成最严重的威胁。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重申他们完全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兄弟们。

为了反映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对于黎巴嫩严重局势的深切关注与苦恼，为了保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及以色列无条件地撤出黎巴嫩，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给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15288分发，我想借此机会宣读这封信的内容：

“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残酷的军事进攻和对被围困的贝鲁特居民犯下的野蛮罪行之后所引

起的黎巴嫩人民的悲惨境况使我不得不请求你亲自干预，以结束这一无法容忍的状况。

“数以千计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残杀。数十万人被赶出了家园而处于文明世界所不能接受的生活状态。西贝鲁特完全被以色列军队包围，现正被有计划地破坏成一片瓦砾，被围困的人民由于饥饿与疾病而面临死亡。

“我们文明的前途取决于我们是否还能因这种骇人听闻的景象而行动起来。我认为，使我们文明的中心保持跳动的道德观念是存在的，而且不允许我们仍然继续处于因以色列胆大妄为地进攻不幸的黎巴嫩而引起的一种迟钝状态。对于黎巴嫩人民不幸经历的、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种人对人的前所未有的残暴行为，我们大家都同样负有责任。历史是严厉的法官，如果我们仍然对黎巴嫩的悲剧漠不关心，那么想到历史的判决，我们一定会不寒而栗。

“国际社会有明确的义务去制止以色列将其种族灭绝的战争进行到底。遏制以色列的主要责任在于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它们有能力和办法去这样做。如果现在不把以色列管束住，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后果就难以预测了，不管大国或小国都无法逃脱因此而产生的力量的冲击。阁下对坚持我们这个备受折磨世界的正义事业与和平事业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我敦促你使用你手中的权力与影响，促使以色列立即撤出黎巴嫩。我还呼吁你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争取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人权，他们没有得到补偿的痛苦是人类良心上的一个污点。”[S/15288，附件]

以色列的入侵是以色列毫不放松的扩张、它对阿拉伯邻国方兴未艾的侵略以及它企图消灭巴勒斯坦民族的残酷阴谋的赤裸裸的表现。以色列公然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决议，这些决议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并要求以色列尊重国际法。这种无法无天行为的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以以色列轻蔑地拒绝了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号、第509(1982)号、第512(1982)号和第513(1982)号决议以及大会第ES-7/5号决议，所有这

些决议都要求以色列停止敌对行动并把它的部队撤到国际公认的黎巴嫩边界之外。

在一种疯狂反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唯一真正领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固执观念驱使下，以色列发动了它的庞大战争机器攻击手无寸铁的黎巴嫩人民和在该国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民。数以千计的无辜男人、妇女和儿童已经遭到残杀。数十万其他的人则在以色列频繁军事攻击所带给他们的恐怖和痛苦中受着折磨。

以色列军队围攻贝鲁特和对该城市的破坏将作为中东历史上非常悲惨的一章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以色列侵略者甚至采取了对贝鲁特西区中断供水、供粮、供电及供给医药用品这样一些卑鄙的措施。

以色列对当前正在认真进行的外交努力的反应是对这个城市——包括医院在内——进行狂轰滥炸，仅在上一周中就夺去了数百无辜者的生命。以色列为了使巴勒斯坦自由战士销声匿迹，它显然没有排除采取种族灭绝的办法把贝鲁特西区差不多50万居民饿死、困死的可能性。

如果以色列以为它的高压政策能够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领导，那就错了。历史证明，人民的意志和决心不是暴力所能压服的。数百万生活在占领之下或被迫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的呼声不是采取种族灭绝的办法所能淹没的。事实上，这种野蛮行径只会使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赢得甚至更为广泛的承认。以色列以为通过暴力和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他阿拉伯人民使用武力就能得到安全，可是它错了。和平与安全是不能同正义和法律这些必须履行的责任分开的。继续推行侵略与压迫政策的以色列领导人应当接受历史教训，从过去类似而且更强大的侵略者的下场中吸取教训。

以色列的无法无天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它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最危险的不祥之兆。世界良心必须对以色列施加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怖主义与暴行作出反应。联合国应对创建以色列负责，因而它有庄严的责任去结束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悲剧。不这样做就会无可挽回地损害联合国道义上的权威，而我们谋求建立文明世界秩序的集体愿望正是寄托于联合国。这种大灾祸的后果将是世界性的，也同样会影响到以色列及其强大的盟国。

安理会面对以色列蔑视其决定而不能坚定地采取行动已导致以色列不断扩大侵略。在目前形势下，安理会尽其一切权力与智谋紧急行动以防止血洗贝鲁特并保证其第508(1982)号、第509(1982)号、第512(1982)号和第513(1982)号决议得到贯彻执行已成为绝对必要了。两周前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非常会议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作为紧急事项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直到以色列完全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决议为止。

我们也欣赏埃及和法国的联合倡议，它的直接目的就是使敌对行动在整个黎巴嫩停止下来。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倡议在谈到这个迫切问题的同时还考虑到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到否定这个更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

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仍然和过去一样，即：以色列完全撤离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在其家园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它以平等地位参加任何和平过程也是绝对必要的。

安全理事会在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问题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种族灭绝性的攻击并使以色列军队撤到国际承认的黎巴嫩边界之外，以维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主权。人们相信安理会有能力履行其维护和平与安全这个主要责任；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采取行动以保持人们的这种信心。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我国政府一直以极其关切的心情注视着黎巴嫩的局势。我们一再表明我们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我们赞同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

最近几天所发生的敌对行动的升级使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居民遭受到更可怕的苦难。坦率地说，我们被以色列轰炸和炮轰贝鲁特西区居民稠密区所造成的平民伤亡的连续报道弄得毛骨悚然。对这些行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对人的生命如此冷酷无情，我们予以强烈谴责；我们不能承认采用这些手段有任何一点道理。

我国政府在6月29日欧洲共同体十个成员国国家或政府首脑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声明中已表明了它的立场。这就是：停火必须保持下来，而与此同时，一方面以色列部队必须立即撤离它们在黎巴嫩首都周围的阵地，以此作为它们完全撤离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根据有待各方商定的程序，贝鲁特西区的巴勒斯坦部队也要同时撤出。

为了实现整个黎巴嫩的和平，以色列部队必须完全而迅速地撤离该国所有地区，所有其他的外国部队也必须离开，黎巴嫩一个合法的并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可能批准留下的部队除外；必须完全重新确立这个政府对黎巴嫩全国所有领土的权力。

如果要想不让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更加严重的危害，如果要为长期受苦受难的黎巴嫩人民创建一个安全而和平的未来，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是迫切需要的。一支得到加强的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可能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对黎巴嫩事件与巴勒斯坦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怎么突出地强调也是不会过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愿望得不到满足，中东这个地区就不可能有稳定。因此，必须要有一个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决定他们自己前途的权利的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巴勒斯坦人能够现实地进行这种自决的唯一地区是西岸和加沙。在这个地区应建立什么样政治结构的问题要由巴勒斯坦人自己去决定。

武力不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它只会引起苦难和进一步流血。所有各方都必须承认这一点。甚至在过去几周发生了流血事件之后，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前进的道路在于采取相互承认的行动。当然，以色列及其人民有享受安全与和平生活的权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毫不含糊地承认以色列生存与安全的权利，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应该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这是一条不要战争、走向谈判桌的和平解决的道路。

由于这些原因，我国政府热烈支持今天上午法国政府和埃及政府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认为，这个草案提出了全面解决目前冲突的建设性的公正原则。

我们向所有有关方面推荐这些原则，并希望它们能对
这些原则给予极其认真的考虑，以期在本安理会达成
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也都知道，为了维持停火并防止对贝鲁特西
区的全面进攻，在安理会外已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进
行重要的努力。我们支持这些努力，当然也希望它们
成功。以色列如果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其后果只能
是可怕的，不仅就它所引起的直接痛苦与灾难而言是
可怕的，而且就它不可避免地遗留下来的深深的世仇
宿怨方面而言也是可怕的。我国政府想使以色列政府
毫无疑问地知道这样一次进攻是不能接受的。在以色列
轰炸的阴影笼罩之下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是不会
持久的。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实现公正而持久的和
平。

多尔先生(爱尔兰)：先生，如果我在本月早些
时候发言，显然我是会对你就任主席表示良好祝愿
的。就目前而言，在这月末的时候，我只能感谢你在
整整一个月中为全面完成安理会主席的艰巨任务所作
的不懈的、专心致志的努力。我祝贺你和圭亚那代表
团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还要——即使在一个月后的今天——对我们的
同事、法国大使出色地完成了6月份安理会主席所承
担的非常繁重的任务表示感谢。

差不多两个月前，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在黎巴
嫩南半部，陆、海、空的联合进攻一往无前，一直攻到了
贝鲁特的郊区。对贝鲁特西区的围攻到现在已有40多
天了。以色列继续每隔一定时间就从陆地和海上炮轰
贝鲁特的那个地区，并从空中进行密集的轰炸。它不时
切断水、电和粮食的供应，它对那个被围困的地区一
直保持最大的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压力，以图迫使巴勒
斯坦解放组织离开。

这不是渲染；这是对6月初以来所发生的一切
的如实描述。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了——其中有黎巴嫩
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士兵和叙利亚士兵。数以万
计的人被搞得无家可归。最近这些天，尽管相继停
火，但密集的炮击和轰炸还在继续。我们对因此而造
成的人员死亡深感遗憾和痛惜。

整个这一段时间，为了结束至少是贝鲁特市区及

其周围地区的破坏性战斗，通过哈比卜大使和其他人
一直在不断进行谈判。我们相继听到对这些谈判的乐
观的和悲观的评价。

这些谈判应该得到鼓励与支持——如同一切旨在
和平解决目前令人震惊的局势以及力求执行安理会第
509(1982)号决议和全面恢复黎巴嫩主权及其在全国
的权力的努力应该得到鼓励与支持一样。

但是，虽然有一次又一次的临时停火，可是迄今
为止进攻总是重新开始，战斗总是继续进行。

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的谈判消息以及要求
以色列表现克制与耐心的呼吁时，就很容易忽略基本
的一点，即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首都实际上被一个邻
国的武装部队围攻到现在差不多已有两个月了。

就安全理事会而言，它采取行动结束这种不能接
受的局面的能力有多大呢？很遗憾，回答是：迄今为
止，安理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所通过的决议没有得到
执行。

安理会通过的最近一个真正是实质性的决议就是
6月6日的第509(1982)号决议，安理会在这项决议
中一致要求各方停火，并且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黎巴
嫩。在以色列开始入侵差不多两个月后的今天，这个
决议还没有得到执行。

从那时以来，安理会只通过了另外两个带有人道
主义性质的决议，其中最近的一个是在差不多一个月
前通过的。安理会又暂时延长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
部队的任务期限并给予该部队某些人道主义任务。但
是临时部队继续受到阻挠，甚至在进行这些人道主义
任务方面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现在是安理会作出新的认真努力的时
候了。为此应该规定立即采取某些步骤，制止贝鲁特
市内及其周围地区目前的破坏性冲突。但是，安理会还
应该设法从更广泛的角度解决基本问题，并且把眼下
采取的这些步骤与解决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爱尔兰始终认为，该地区总的形势迫切要求努力
使一次真正的政治对话能够进行。目前需要的是要找
到某种途径——通过本安理会或其他方面——以便首

先开始对话，然后进行认真的谈判，这个谈判所有各方都要参加并且致力于解决一切根本问题。

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有三点对于这种对话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对话的基础必须是各方面对其他所有方面的存在以及它们参加对话的权利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承认；第二，必须明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原则是出发点——但也只是出发点而已。这就是说，这些原则是必需的，但却是不充分的，或者说不完备的；第三，因而必须设法使这些原则完备起来。我们认为，有一个遗漏的关键要素必须加上：巴勒斯坦人民在和平解决的基础上实行自决的权利。

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对话要开始进行可能是极端困难的。所有各方的情绪都十分激动。虽然我们这些局外人难以充分了解，但我们知道犹太人民回忆起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前在欧洲所受苦难而产生的那种感情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以色列人民产生了一种决不再在迫害或攻击面前消极被动的决心。我们也知道巴勒斯坦人民的激烈感情，因为他们被驱散，丧失了家园，被迫一群群地散居各地，而且往往居住在遍布中东的难民营里。

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认为，只有进行这种对话，接着进行谈判，然后达成全面的解决办法，才能最终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一种会给该地区所有国家带来真正安全并使所有人民享有公正待遇的和平。

我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了今天上午埃及和法国在安理会提出的倡议。我们认为，它们提出的决议草案的确是一次本着我所概述的精神作出的认真而宝贵的努力。我们尤其欢迎这样一点，即它既规定了与贝鲁特局势有关的眼前步骤，而与此同时又把这些眼前的步骤与解决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我要代表爱尔兰对埃及和法国政府的这个倡议以及对它们在联合国这里的代表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从我刚才所说的可以看出，我们支持今天上午在这里提出的决议草案总的精神。案文的某些部分经过进一步讨论之后也许可以加以改进或修正，我们很高兴地听说，提案国的态度是灵活的、虚心听取意见的。

草案的第一部分——就是A部分和B部分——规定要采取具体措施帮助解决贝鲁特眼前的危机。我们认为这是应予优先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我们相信有关方面一定会把这些措施看成是完全执行安全理事会现有决议——特别是6月6日的第509(1982)号决议——的第一步，使黎巴嫩的全部主权与领土完整得到恢复。

决议草案的这一部分特别强调在贝鲁特市内及其周围地区派驻联合国人员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完全赞同联合国实际介入以期缔造与维护和平的原则。草案设想联合国的实际介入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B部分第1段中提出的方式，即要求秘书长在得到黎巴嫩政府同意的前提下立即派驻联合国观察员以监督停火和脱离接触。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步骤，我们希望联合国尽快派驻这种观察员。

联合国介入的第二种方式是B部分第2段中提出的方式，即要求秘书长就在贝鲁特地区部署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前景提出报告。我们同意说这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但是我们也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可能引起某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充分讨论这一问题，而且在就部署这种部队问题实际作出正式决定以前能充分考虑这样一种行动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这些就是应付眼前局势的全部措施。草案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即C部分——规定要努力设法摆脱显然是无休止的暴力循环，把这些眼前的措施与解决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全面、公正、持久地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这一目标有时看起来一定象是渺茫的幻影。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只有这样来解决中东问题，同时充分考虑到问题的所有方面并使有关各方都参与其事，才能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

爱尔兰同它的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起在1980年6月的威尼斯宣言中表明了对这些总方针的看法。宣言的中心思想是，通过谈判在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既保证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安全与和平生存的权利，又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我应该补充一句，就爱尔兰来说，它一直承认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参加谈判以求全面和平解决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

本决议草案的这一部分总的精神与我们长期主张的这一整套办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同今年6月29日欧洲理事会所阐明的欧洲共同体十个成员国的立场大体上一致。

第242(1967)号决议是本安理会在十五年前通过的。当时这个决议受到广泛的欢迎，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看来，它并非完全恰当。近几年来——1976年、1979年和1980年——在安理会内部曾经力求就根本问题通过一些决议，但未能成功。

已经有人在说而且无疑还会有人再说，现在这种努力雄心太大了，注定要失败。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为结束贝鲁特市内及其周围地区眼前悲惨的生命损失所作的一次努力，同时也是为了最终在当代最棘手、最危险的一个国际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所作的一次认真的现实主义的努力。

因此，我们原则上支持埃及和法国提出的倡议，我们也支持它们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的总方针。我们希望安理会在未来的几天里能对这个案文给予最认真的审议。

主席：谢谢爱尔兰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本月份我们很少有机会公开感谢你在本月份所做的工作以及你的前任法国代表在上月份所做的工作。我要向你们两位致意。你们两位在指导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中——特别是在有时私下所做的审慎而棘手的、但和我们公开所做的工作一样重要的工作中——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与能力。我向你们两位表示祝贺。

关于法国和埃及提出的决议草案，我的代表团认为，这是在安全理事会努力设法解决悬而未决的黎巴嫩问题过程中作出的一次值得称赞的努力。我们不仅坚决支持决议草案的基本精神，而且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场合一直捍卫这些原则并表明我们甚至愿意更前进一步，特别是就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在我这次的发言中，我谈的将不以埃及代

表团和法国代表团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为限。将来有机会我们还要就这个草案发表意见，但是我可以指出，我们支持这个草案，因为正如我所说的，这个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我的代表团的主张。

现在重要的事情是：根据我接到的我国政府的指示，我想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请安理会审议，如能将这项草案列为优先事项而交付表决，最好是在今天交付表决，我将表示感谢。这是一个人道主义性质的草案，它决不是想干扰埃及代表团和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我把草案宣读一遍，以便安理会理事国能够了解这个草案的意义和范围以及西班牙政府要我把它提交给安理会的目的。我考虑，鉴于草案的价值以及它所涉及的是纯属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这一事实，如能把草案放在最重要的优先地位，我将不胜感激。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深切关注贝鲁特平民的状况，

“忆及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附件的规定所承担的义务，

“回顾其第512(1982)号和第513(1982)号决议，

“1. 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解除对贝鲁特市的封锁，以便运送生活用品满足平民的迫切需要并分发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所提供的援助物资；

“2.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全文送交以色列政府并向安全理事会随时报告决议执行情况”。

这就是我提请安全理事会紧急审议的决议草案的全文。

我国和我国政府严重关切贝鲁特市的悲惨局势。此刻我们不想涉及有关中东的任何其他问题，甚至不想涉及一般的黎巴嫩问题。我们请求把这个决议草案放在优先地位，因为决议草案的目的是要结束贝鲁特市被围攻的状态，那里的平民正蒙受着饥饿、干渴、战争与死亡的痛苦。现在是安理会行动而且立即行动的时候了。

此外，关于法国和埃及提出的决议草案——今天上午它们告诉我们说，那个草案还没有紧迫到要求优先表决的程度——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够理解促使我国政府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迫切需要。

主席：谢谢西班牙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在西班牙代表发言的过程中，他口头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安理会对此予以优先审议。秘书处将立即着手以安理会各种正式语文复制这一案文，然后尽快分发。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完全赞同我的同事西班牙大使的人道主义态度以及他提出的紧急要求。这确实是安理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黎巴嫩大使给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转达了国民经济部长哈立德·琼卜拉特先生以及工业和石油部长穆罕默德·优素福·贝敦先生代表黎巴嫩政府发表的一份呼吁书的全文。呼吁书内容如下：

“尽管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联合国代表以及联合国机构在外交上作了种种紧张的努力，两周前开始的以色列部队对贝鲁特西区的围攻仍在继续。

“除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必需品外，供应的粮食和燃料一直不准运进贝鲁特西区。以色列的围攻已严重影响到平民的生活，使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处境困苦，更不用说医院、孤儿院和学校中的情况了。

“以色列的这种不人道行为公然违反了一切国际法，尤其是日内瓦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第513(1982)号决议。

“我们代表男女老少要求所有有能力帮助的人们火急施加最大的影响以求解除围困并允许供应的粮食和基本必需品运进贝鲁特西区。贝鲁特西区的平民认为他们不仅有权享受基本人权，而且有权要求全世界一致努力减轻无辜者的苦难。

“被围困而在无水无电的情况下挣扎着的贝鲁特西区正在呼救，它感谢所有那些以自己的支

援行动证明世界不会容忍这种有计划地使其人民挨饿和灭亡的行径的人们。”

这封信是不言而喻的。

我希望，我们一拿到西班牙代表所宣读的决议草案的定本就进行表决。我要感谢西班牙政府带头提出这个合乎人道而且非常紧迫的决议草案。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我也想一开始就向你先生表示，我国政府和我本人祝贺你担任本月份主席的职务，特别是我们对你本月份迄今为止处理安理会事务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认真和干练的作风感到敬佩。我认为，安理会在我们审议这样一些严重问题期间有如此认真而干练的一位主席，的确是幸运的。

美国对人类因战争、被占领或自然灾害而遭受的苦难、不安全或损失从来都不是漠不关心的。毫无疑问，我们对黎巴嫩人民在目前这场冲突中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深为关切。我们知道，黎巴嫩人民遭受讨厌的入侵者、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和占领者的暴力之害的时间太长了。

我国政府积极关怀黎巴嫩人民，这一直表现在而且现在仍然表现在我国政府提供大量捐款进行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委派一名负责援助工作的专门人员执行对该地区的范围广泛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上。里根总统已要求国会向黎巴嫩人民提供总额约为6,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总统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大使一直在不倦地进行工作，以求恢复黎巴嫩的和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该国政府多年来未曾享有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我认为，美国政府致力于黎巴嫩的和平、独立与主权——实际上，我们致力于所有国家的和平、民族独立与主权——这一点在通情达理的男人与妇女中间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而，我们发现我的朋友和同事西班牙政府代表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有严重问题，原因如下：第一，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搜集或证实有关贝鲁特局势的真实情况和进入西区问题的有关情况；第二，因为没有充分的机会向我国政府请示；第三，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决议草案缺乏使之具有更大分量的某种认真的不偏不倚的精神。

硬缠着贝鲁特平民的无疑首先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但是，我的西班牙同事提出的决议草案却没有要求这支武装力量放弃它对贝鲁特的占领或停止其军事活动。草案只对以色列提出要求。然而，每个人都了解，以色列企图影响的是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部队的供应，而不是对贝鲁特平民的供应。

美国欢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对黎巴嫩人苦难的关怀，正如我们欢迎本机构对结束各地人们的苦难所表示的关怀一样。然而，我们认为，在一场双方的冲突中只向一方发出呼吁，这就意味着其目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而且是政治性的，对此我们不能表示赞同——其原因当然不是得到通知的时间太晚和情况了解得不够。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花必要的时间对这个非常严重而又令人痛苦的问题进行更仔细、更周全的考虑。我要求本次会议暂时休会，以便进行考虑并向我国政府请示。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经埃及代表同意，我想申明，我们完全同意应该给西班牙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以优先地位并尽快把它付诸表决。

主席：本项目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安理会是在第237次会议上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向他发出邀请的。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我想向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表示，我的组织感谢你们友好地邀请我参加这次辩论并发言。我无须重申我们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祝贺，也无须对你的前任主席法国大使担任主席一职表示庆贺了。我知道你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求解决这场危机并减轻它给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悲惨后果。

我们今天开会时面临的是一种在当代历史上也许没有先例的局势。目前的情况就好像是三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事又在重演，在那个时候，昔日的那个国际机构沦为一个清淡的机构，它的作用、信誉和决议是无入理会和被忽视的，而且由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不受国际共同意见及国际合法要求的约束，结果战争爆发

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正接近于面临这种局面。今天有一个胆大妄为的以色列，它使用其武库发动和进行一场歼灭战，用沙龙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场“毁灭、毁灭、再毁灭”的战争，好象只要重复这一世界末日式语言，以色列就能使黎巴嫩人民不再坚持他们的独立和主权，就能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再坚持他们为在自己的家园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有人指望国际社会袖手旁观并对哈比卜大使的努力——我必须承认是居心良好的努力——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企图以此缓和局势并消除目前在黎巴嫩发生的悲剧和在贝鲁特发生的更为严重的悲剧的起因。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一直表明原意——这也许是不幸的——让美国去进行消除这场危机的努力，因为美国与以色列有特殊的关系。美国要求我们大家让它处于正确与错误之间、受害者与害人者之间的居中地位，以便它能安抚黎巴嫩主权的侵犯者，黎巴嫩城镇的破坏者，缓和其打击、放松其绞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以色列不致“失去耐性”。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要求国际社会不要催逼得太紧硬要使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太快地付诸实施和发挥可靠的作用。美国要求我们阿拉伯人要忍耐，以便让哈比卜大使动机高尚的努力结出不同于我们每日目睹的、特别是现在在贝鲁特市每天目睹的死亡与毁灭的果实。美国要求我们甚至不要去做请国际红十字会核实是否有中断动力供应、粮食供应与医药供应的情事发生这种人道主义的工作，因为我们如果通过任何人道主义的决议草案，如西班牙代表提出的那个草案，就可能冒表明对以色列有偏见而且反过来可能危及哈比卜使命的危险。事实上，归根到底，在贝京先生访问期间，甚至就在纽约这里，以色列已经讲得很清楚，它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而且它抵抗压力——不论是道义上的压力还是外交上的压力——的能力及达到目的的手段，都应该受到尊重和敬畏。

千千万万的人被杀死或负重伤。昨天晚上贝鲁特当地时间9点以后——当时黎巴嫩总理已宣布哈比卜大使所议定的停火——哈比卜大使打电话给总理并告诉他说，沙龙先生要求延期一个半小时，因为很明显，沙龙先生不可能向以色列军队传达命令。贝鲁特当地时间下午9时到下午10时30分之间又发生了炮击事

件——炮弹从空中、海洋、贝鲁特附近的大山和高地纷纷落下来。

在此期间，马卡西德医院小儿科病房被摧毁了，周围至少有30多人被杀死，受伤的人还不算在内，而据阿马勒·沙姆马医生说，这些受伤的人一送到医院就死了。

可是，还要求我们忍耐——否则，贝京先生就可能再次失去耐性。

国际社会究竟要继续保持这种不是沉默不语——因为它一直没有沉默过——而是由于我们授权给哈比卜大使（他的居心良好的努力是深受赞赏的）而不起作用的情况多久呢？

我知道，作为紧急事项而提出的决议草案的目的是要解除对贝鲁特的围困，以便电力、供应的粮食和水能正常地输送进去。差不多有50万人就要被扼杀，因为据认为他们中间有巴勒斯坦人。如果数字准确的话，只有6,000个巴勒斯坦人。难道这可以证明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和轰炸瑞士大使和加拿大大使居住的公寓是有道理的吗？这些公寓确实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堡垒”。

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国际社会适应对贝鲁特连续不断地进行轰炸的情况，因为接着这就会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中的一个枝节问题。为了不让这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中的一个枝节问题，于是作为优先事项提出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决议草案。美国代表对此草案的评价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核实有关的证据，对此我感到遗憾。时间不够？也许是——因为对每一个紧急决议都要火速加以处理。但是，我们能否保证，哈比卜大使能否保证，美国能否保证，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来核实有关的证据，在此期间贝鲁特不会又有数以百计的平民被杀死？

我想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并以一个黎巴嫩人的身分表示，如果在这“足够的时间”内能有可靠的停火而且保证水及粮食的供应，那就让我们不把这个决议草案作为优先事项来处理吧。我们毫无疑问会接受美国政府的保证的。

因此，与其说我们所谋求的是一个决议，不如说

是设法避免继续屠杀，这种屠杀已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

我请求你，柯克帕特里克大使：虽然你对你称之为这个决议草案的客观性的问题可能持有保留意见，还是请你要求给予足够的时间来核实有关的证据吧。我一定会答应给你也许为了比较客观地评价有关的证据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如果安理会给予更多的时间，我就要向你呼吁：这段时间的代价不会是由于以色列在贝鲁特进行轰炸和杀害平民而使贝鲁特市内在此期间进一步流血。

不用说，我们今天辩论的是触及我们许多人的良心、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生存本身的正在展开的悲剧。但是，就这次辩论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法国和埃及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谋求减轻因贝鲁特和黎巴嫩的悲剧所引起的危险，并概括提出了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使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持久的，它就必须是公正的，而为了使它是公正的，它就必须是全面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阿拉伯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谋求为这种努力作出贡献。我们希望我们的贡献能与寻求立即实现和平这一要求相适应。因此，为了不仅帮助消除危机而且帮助结束悲剧以及减轻这一悲剧的后果，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举行会议研究和分析了访问国际社会好几个国家首都的阿拉伯联盟部长代表团的调查结果之后——于昨晚发表了如下声明，我只谈谈声明的大意，因为我得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

我们敦促你们并通过你们敦促国际社会促使各方同意在黎巴嫩立即和持续地实现停火。此外，我们注意到，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就重新部署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部队的方式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在黎巴嫩政府的协同努力与同意下，分阶段进行此种重新部署。我们敦促以色列部队立即撤走，以解除对贝鲁特及其郊区的围困。黎巴嫩政府应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证贝鲁特市及其郊区所有居民的安全而不遭受任何危险。国际部队应该同黎巴嫩政府一起执行这一任务。阿拉伯国家将采取一切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措施并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以帮助黎巴嫩彻底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

今天晚些时候将向联合国提供那次会议所达成协议的正式译本。这个协议的重大意义以及会议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更直接的意义是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会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另一方面的意义是，重新部署巴勒斯坦部队这一方案已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接受。这一切加起来的效果无疑会有助于表明阿拉伯国家支持国际社会作出的一切努力。

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在为寻求全面持久的解决办法而进行审议时，能认识到昨晚在吉达所达成协议的直接效果。这个协议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一种乐意、灵活和真正耐心的态度，并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实现国际法治的手段，同时表明阿拉伯世界随时准备帮助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不使黎巴嫩境内的任何人遭受屈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为此，第一必须是以色列撤走它围攻贝鲁特的部队，这样任何一方所作的决定或承诺才有可能持久的和可行的，因为正如英国代表所说的，任何人作出的任何承诺、决定或执行的方案都不可能是持久的和可行的，如果这种承诺、决定和政策是在胁迫之下或者由于遭受扼杀性的围困而迫不得已作出或执行的话。

这一点做到了，贝鲁特这个城市所面临的大屠杀威胁就能避免。然后，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明确表达他们承诺的能力就会发挥出来，并在一种维护黎巴嫩政府的承诺以及巴解组织对其进行的任何事业所承担义务的完整性及合法性的气氛中展现出来。这将导致提出各种必要的方案以保证黎巴嫩完全的和绝对的主权以及恢复它对全部领土的合法权力，并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致陷在他们按国际社会的命令进入的隧道而出不来，而是在这条隧道的尽头可以看见光亮。这种光亮就是在他们的家园行使自决权，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

在过去几周中，特别是在过去几天中，我们目睹有人企图使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神话化，好象这个决议是神圣不可侵犯似的，好象只要一再重复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就会成为安全的唯一基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非承认它不可了。我现在试图使这个决议非神话化，但是首先我要指出，每个人都参与达成了如下的一致意见，即这个决议恰当的基础是它对领

土参数的表达——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必须撤离的领土范围。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以及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增设许多定居点，这些做法都违反了上述决议。因此，那些想使第242(1967)号决议变得可信的人们必须叙述精确的参数，使决议可以执行，至少从其领土基础的角度来说必须如此。

甚至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里比科夫在他代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时也说——必须承认这是在形式上肯定第242(1967)号决议的时候——这个决议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特别是它完全从难民的角度来叙述巴勒斯坦问题，甚至不提难民的名字，而且在涉及主要问题时倾向于采取慈善事业式的解决办法，而不是考虑到政治后果和寻求政治解决办法。

因而，甚至美国也认为第242(1967)号决议是不完备的，至少在执行部分是如此；正如爱尔兰代表所指出的，好几次试图重新审查和修改这个决议，这不是为了忽视它或否定其有效性，而是由于认识到它是不完备的，因而不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方案，同时也是为了纠正这些缺点。

世界上无论是谁——不结盟运动，伊斯兰，欧洲共同体，拉丁美洲——现在都认识到，虽然第242(1967)号决议执行部分的大多数段落都明确表达了国际上的共同意见，但是它在难民问题方面的规定仍然是不够的。说第242(1967)号决议还不完备并不是说它是完全离题的；这只是说它还不完备。因此，根据这一见解并从这一观点出发，安全理事会曾经反复试图作出一个新的决议，试图对上述决议执行部分有关段落中的因素进行分解以纠正它在有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方面的不足之处。

因此，我们不要让别人每天凭着安全理事会曾有过那项决议这一点来痛斥我们。现在是我们消除那项决议的神话色彩的时候了——不是否定它，而是使它去掉神话色彩。我们努力的目的以及昨晚阿拉伯联盟在吉达达成的最新协议，都是欢迎在这方面作出的一切努力，以便把贝鲁特人民立即从他们目前遭受的围攻、扼杀、饥饿与屠杀中拯救出来，保证黎巴嫩政府实现其全部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并在和谐而不是冲突的情况下制订出办法使以色列完全撤离黎巴嫩，

同时设法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不是永远处于被剥夺公民权的状况，而以色列却企图通过大批杀害或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方法使他们永远处于那种状况，就象以色列目前在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所做的那样。

以色列企图用大批杀死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办法来征服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这是近代历史上最残酷的行为之一，差不多同纳粹德国残酷迫害信仰犹太教的人的行为一样。

主席：谢谢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对我个人说了友好的话。

现在休会十分钟。

下午6时15分会议暂停，下午6时40分复会。

主席：安理会理事国现已收到文件S/15325所载的决议草案，其案文早先已由西班牙代表作了口头介绍。现在这份文件已有用各种正式语文印就的文本了。

关于这个草案，美国代表曾正式要求会议暂停以便进行磋商。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现在我就打算使会议暂停以便进行磋商。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巴拿马)：我的代表团反对会议暂停和推迟对决议草案的表决。

主席：美国代表建议会议暂停。巴拿马代表反对这个建议并希望能把决议草案立即付诸表决。因此，我把美国代表提出的会议暂停的建议付诸表决。

多尔先生(爱尔兰)：关于程序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在你前面的发言中你说，会议将暂停以便进行磋商。这是会议暂停的原意吗？我不想违反对这一动议不用辩论就可决定的规则；我仅就程序问题提出这一疑问。

主席：这确实是我说过的话。因此，我现在把美国代表提出的会议暂停以便进行磋商的建议付诸表决。

首先，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我只想讲清楚，美国的要求是会议暂停两个小时，以便与政府进行磋商。

主席：我想讲清楚，提出建议的时候，我的理解不是会议暂停两小时。我的理解是，会议暂停以便进行非正式的磋商，但是这段时间也可用于与政府进行磋商。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由于问题紧迫，我坚决反对这次会议暂停。我与巴拿马大使一起反对会议暂停，并且要求把西班牙大使提出的决议草案立即付诸表决。

主席：因此，我们有一个美国代表提出的会议暂停两小时的建议，而巴拿马代表和约旦代表反对这个建议。

现在，我将美国代表的建议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爱尔兰、日本、多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反对：中国、圭亚那、约旦、巴拿马、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弃权：法国、西班牙、乌干达。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6票赞成，6票反对，2票弃权。这个建议未能获得法定多数票，因此没有通过。

根据西班牙代表所提出并得到巴拿马代表支持的要求，安理会现在对西班牙提出的并载于文件S/15325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扎伊尔。

反对：无。

弃权：无。

美利坚合众国未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零票反对，

一票弃权。一个理事国未参加表决。决议草案通过而成为第515(1982)号决议。

现在请要求在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我想说明一下,美国感到参加表决是不可能的。它强烈反对今天在这里采用的程序,并且提出,如果不给理事国机会与本国政府进行磋商,安理会是不可能履行职责的。

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想对安理会理事国表示感谢,它们差不多一致支持我们的决议草案。

根据我们的理解,人道主义的决议草案应该有优先权。我想提醒安理会,曾就安理会1982年7月4日通过的513(1982)号决议进行过磋商。当时我们到邻近的房间去磋商了一下马上就回到安理会会议厅来,并对用蓝色打字带打印的草案案文进行了表决。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我想用非常简单的话表示,我国同胞十分感谢安理会通过了决议草案,我特别要感谢我的朋友西班牙代表自动提出了这个草案。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要非常热诚地祝贺你十分有效而圆满地履行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我们还要感谢法国常驻代表在上月份担任主席期间做了出色的工作。

关于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我们想作如下声明。

以色列对居住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居民正在使用最野蛮和最不人道的手段。

首先,这是以色列为了封锁贝鲁特、断绝粮食与电力供应线而采取的反人道主义行动。包括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内的许多人道主义组织受到阻挠而无法进行它们安排对巴勒斯坦难民援助的工作。这不仅是一种本质上属于违反人道的行为,而且也严重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512(1982)号和第513(1982)号决议。因

此,安全理事会确认这些决议并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贝鲁特的封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和安全理事会其他13个理事国一样支持决议草案。

在我们审议提交给我们的决议草案时,我们听到了安全理事会一个理事国发表的非常奇怪的言论,大意是说现在不是通过这种人道主义决议草案的适当时候。人们很想知道,美国是否认为以色列的行动是恰当的。以色列军队占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首都都是恰当的吗?美国认为这是恰当的吗?

如果美国能不支持一个起码的人道主义决议草案,它所使用的尺度必定是荒谬而奇怪的。

另外,在黎巴嫩,以色列正在使用最野蛮的作战方法和手段:集束炸弹和磷燃烧弹以及许多新闻报道所指出的毒性物质。以色列究竟从哪里获得这些作战手段呢?是谁使得以色列有可能使用这些手段呢?我们再一次发现在这方面站在前列的是美国,它向以色列提供了比如说集束炸弹。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这些供应品也就不可能使用它们。

我们很想知道美国为什么要向以色列提供这些东西。难道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关于这一点,人们有十分正当的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的人道主义概念是在哪里形成的,在美国还是在特拉维夫?

我这不是要求美国代表回答这个颇为困难的问题。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他的名字也在我们审议的这个项目的发言人名单上。

诺瓦克先生(波兰):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波兰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你——友好的圭亚那代表在这7月份以认真的态度和高度熟练的方法指导安理会的工作表示钦佩。

我们还要对前任主席法国大使表示感谢,他6月份在安理会的工作证明他有杰出的外交才能。

我力求讲得简短一点。

黎巴嫩大使今天含蓄地指出,黎巴嫩悲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贝鲁特居民的悲剧是不言而喻的;

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也是不言而喻的。黎巴嫩大使今天的信以及我们差不多每天在电视屏幕上所看到的贝鲁特的景象给了我们强烈的印象。

我的代表团6月18日曾有机会解释过我国政府的立场,因而现在我不想细谈了,因为当时我的代表团所讲的一切今天仍然有效。请让我仅仅重申一下,我国政府要求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要求使用安理会的权力以便使以色列部队撤走,要求维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要求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合法的权利,包括他们建立国家的权利。

和平与问题的体面解决是不能靠保护侵略者来取得的,而是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而和平谈判要有所有有关的方面参加并考虑到它们的切身利益与权利。

这些就是我的代表团在评价这里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提案时考虑到的主要目标。在不影响这些主要目标实现的情况下,我们赞成任何能在此时此刻或在此期间减轻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困苦步骤。这是一个纯粹人道主义的行动,而且实际上是一点表示。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这里坐在我旁边的卓越的西班牙大使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了反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投票赞成这个草案。事实上,当人们正在受苦和死亡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什么在政治上要不偏不倚,从而使这样一个人道主义提案被冲掉。

最后,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的表决结果感到满意,我们认为这符合一切有关的议事规则。

主席:谢谢波兰代表对我说了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为你担任安理会7月份主席而向你致敬。

在这里,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目标是要为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出一把力,在过去十年,黎巴嫩的主权实际上已被破坏到不复存在的程度;我们当中还有些人力求恢复那个受战争蹂躏的国土的和平与稳定,而这对那一整个地区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对这次会议的效用而且实际上对会议发起者的意图怀有严重的怀疑情绪。

因此,我只想简要地重申一下我们对这一问题众所周知的原则立场。

以色列政府对黎巴嫩问题的立场已在这个讲坛上和在大会上多次表明了。最近,即1982年6月26日,在大会第七届紧急特别会议上我以下面这段话阐述了以色列政府的立场:

“以色列完全支持恢复黎巴嫩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以色列主张,在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恢复黎巴嫩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统一,由黎巴嫩合法政府管辖”〔A/ES-7/PV.24,第42页〕。

在中东,没有一个国家象以色列那样渴望看到黎巴嫩主权得到恢复,它的内乱得到解决,叙利亚占领者被赶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制服,自由与安宁回到这个备受煎熬的国土。以色列希望黎巴嫩实现和平并与它和好。以色列并没有与黎巴嫩争吵,只是同那些征服它的人争吵。

因此,让我今天再一次重申,以色列在黎巴嫩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甚至黎巴嫩一平方英寸的领土我们也不想要。我们不想呆在黎巴嫩或它的任何地方。但是,我们有权要求作出适当安排,以便保证黎巴嫩不再成为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策源地。我们有权要求作出具体安排,以便永远消除从黎巴嫩土地上对以色列及其平民采取的敌对行动。

黎巴嫩必须不再是个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并且必须作出安排,保证它在将来也不会再变成这样一个中心。因此对于任何目的在于使恐怖主义得以继续在黎巴嫩土地上存在的企图或倡议,必须视为目光短浅和违反黎巴嫩本身和整个中东的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利益而加以抵制。

我们完全同意黎巴嫩代表的意见,今天下午他对安理会说:

“黎巴嫩恢复元气和主权,这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积极敦促中东实现和平的主要因素”〔见上文第3页〕

因此,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能够、不应该而且也不会

成为任何谈判的伙伴，更谈不上成为有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或这一冲突的任何方面的国际安排的伙伴。

当我们谈到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把黎巴嫩的真正主权交还给它自己的人民，而不仅仅是对这种主权象征举行仪式似的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或者被用来当作门面，而外国利益集团却躲在它的后面企图永远保持它们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控制。最近这些年的经历清楚地表明，黎巴嫩主权已成为一个虚假的东西，有名无实，因为它被那些把黎巴嫩变成侵略与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的人滥用了。这绝对不能重演。因此，一切非黎巴嫩人必须无一例外地从黎巴嫩土地上撤走，使黎巴嫩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以色列来说，它将反对重蹈最近几年的覆辙并且反对任何让非黎巴嫩人永远留在黎巴嫩土地上的倡议。黎巴嫩当然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人民，而且只属于他们。

我们反对以任何形式篡改安全理事会1967年11月22日第242(1967)号决议的企图。这项决议是个经过仔细斟酌的文件。正如其主要起草人之一，当时的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卡拉登勋爵在这项决议通过的那一天在安理会指出的：

“我想说明一下，决议草案是一个平衡的整体。加一点内容或减一点内容都会破坏这种平衡，也会破坏我们在一起达成的广泛的一致意见”(S/PV.1382, 第59段)。

第242(1967)号决议是和平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唯一的一致同意的基础。有关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基本协议和根据这一协议缔结的埃及-以色列和约，也是以这个决议以及与其相随的决议——第338(1973)号决议为坚实基础的。

大家都必须记得，安全理事会这两个决议的全文都是作为附件附在戴维营协议之后的。因而，以任何形式篡改第242(1967)号决议的企图只能破坏作为整个中东和平过程依据的周到安排。

戴维营和平过程已经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表现在以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和平条约的缔结上。此外，上述安排本身就具有总的解决冲突的一切方面的可能性。尽管有人提出相反的说法，但这一安排现已

牢固纳入该地区的政治现实之中，而且已因此而在波涛翻滚的动乱的和纷扰的大海中间出现了少数几个稳定的岛屿。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简短地谈一下今天早些时候在这里所作的一些发言。

关于黎巴嫩代表今天上午所作的简短发言，我想澄清一下情况。以色列国防军接有严格的命令，规定要为去贝鲁特西区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护送援品人员的通过提供方便。关于这一点，我想申明，我国完全支持任何旨在减轻人们苦难的真正人道主义关怀。但是我国反对并将抵制任何企图滥用人道主义关怀以达到与人道主义关怀毫不相干的政治目的的做法。

不用说，要相信这里的许多发言人发言是出于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本来是会容易一些的，如果他们不是故意以无情冷漠的态度忽视多年来黎巴嫩人民所遭受的极大痛苦，包括10万黎巴嫩人死亡，25万黎巴嫩人受伤，100万多黎巴嫩人被迫流离失所——更不用去提他们对在柬埔寨和阿富汗发生的巨大人类悲剧抱着冷漠无情的态度了。当苏联代表、波兰代表等人成为人道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当然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考虑一下，这些以及类似的人道主义者的真正动机为何

关于联合王国代表所作的激烈发言，我想告诉他，我们直截了当而且毫无保留地拒绝接受他对我国进行的空洞的与完全不负责的谴责。同时，我们深深感谢和赞赏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以色列及其人民有过安全与和平生活的权利。我想向他保证，以色列完全支持联合王国及其人民过安全与和平生活的权利。

坦率地说，联合王国所有的代表这些天竟然都对一个遭受恐怖主义祸害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出如此冷漠无情的态度，这真有点使人惊奇。大家公认，我国没有享受在距离其边界8,000英里的地方进行战争的乐趣，也没有享受在象圣卡洛斯湾、古斯格林或蒂尔港这样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战争的乐趣。

约旦代表再一次以其惯常的正直与诚实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不想对他发言中许多蓄意歪曲与捏造事实的话加以评论，我只想讲一两点。

努赛贝赫大使对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

分子的命运感到哀痛。他似乎忘记了——不是第一次——1970年9月，是他的政府和他的国王以充满深情的殷勤态度款待了在约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客人，而在象他们现在保卫贝鲁特西区一样保卫了安曼之后，在这种殷勤款待结束时还活着的那些在约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客人于是被有礼貌地允许为了逃命而离开了约旦——顺便说一句，他们中有许多人逃到了以色列。正是在当时这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客人大部分闯进了黎巴嫩并逐渐破坏了它的主权。

因此，约旦代表不应该不让黎巴嫩及其人民享有约旦自己在1970年要求取得的那种权利——即保卫自己免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主义与颠覆之害的权利。努赛贝赫大使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但努赛贝赫大使是一位体面的人。

约旦代表还提到了贝鲁特西区平民的痛苦——正如最近即1982年7月22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所指出的——他们已成为“历史上最大劫持事件”的受害者。由于显然与努赛贝赫大使众所周知的健全智力有关的原因，他没有告诉安理会是谁使黎巴嫩平民、包括巴勒斯坦人这些天得不到粮食供应。他也没有告诉安理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恐怖主义组织炮轰了一艘在朱尼耶给黎巴嫩平民运送粮食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船只，尽管这件事一两天前才发生。

相当有趣的是，努赛贝赫大使自动提供了一则露底的消息，即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由于某种原因，他称他们为“土著战士”——确有充足的粮食和水。换句话说，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不仅夺走了被他们劫持的平民的自由，而且夺走了他们的粮食和水。由于努赛贝赫大使对安理会不够坦率，所以让我来向安理会提供某些有关的消息吧，而我相信努赛贝赫大使必定已经得到这些消息了，因为这些消息只是在昨天以1982年7月28日联合国新闻稿(PAL/1487)的形式发表的。这份新闻稿说：

“近东救济工程处紧急救济在黎巴嫩中断：

“维也纳，7月27日(近东救济工程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对贝鲁特西区约3万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紧急救

济工作和从贝鲁特把供应品分配给黎巴嫩南部流亡家庭的工作自7月19日以来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阻挠而停止。

“诡称为了防止近东救济工程处供应品被抢劫而布置在贝鲁特西区凡尔登街近东救济工程处仓库大门口的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五人武装小组得到命令说，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书面许可，任何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供应品不得运进或运入仓库。

“7月19日以来一直在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联系，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由两辆满载拟送给西顿巴勒斯坦难民的大米和食糖的卡车组成的车队今天(7月27日)上午没有获准离开仓库。

“贝鲁特西区分配小组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面粉、大米、食糖、咸牛肉和脱脂奶粉发给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了；在西顿，近东救济工程处分配小组被夺走了原定在上周和今天分发的48吨食品。”

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叙述了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其他地方在粮食分配方面所发生的情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都是惯犯，他们不仅夺走了黎巴嫩平民的粮食，而且甚至夺走了他们声称为了采取行动的巴勒斯坦人的粮食，而这些粮食是国际救济机构指定分发给他们的。人们要问，在几分钟前通过的决议中，有哪些地方提到过这些有联合国本身的文件作为佐证的事件呢？

所有这一切努赛贝赫大使都没有提到——但是努赛贝赫大使是一位体面的人。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担任主席表示了祝贺。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想讲几句话，回答以色列代表毫无根据的说法。

首先，我想向他提出一点诚恳的劝告，就是他最好保持沉默，而不要使劲为那些无法辩护的事情——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屠杀辩护。就在现在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以色列正在对黎巴嫩人民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进行大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现已成为难民，他们是

在1947年和1948年在刺刀尖下被以色列撵出家園的，他們的村庄被摧毀，居民被屠殺，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以色列今天故技重演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只不過是它長期推行的嗜血成性、不顧後果隨便殺人的政策的繼續。

以色列代表也許可以從以色列一位機械化旅的高級指揮官僅在兩天前要求解除其職務時所說的話中吸取有關德行方面的教訓。當貝爾總理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時，他說——須知這個軍官曾在蒂爾、西頓和其他地方、甚至在貝魯特周圍打過巴勒斯坦難民和黎巴嫩平民——“噢，無論在哪裡，我環視周圍，我看到的只有兒童，我的良心再也不能承受繼續屠殺他們這一負擔了。”也許安理會可以對這兩個人的神秘變化作一道義上的裁判。

正當以色列當局在進行近代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的時候，以色列代表卻侈談和平，這確實是對安理會乃至國際社會才智的當眾侮辱了。被破壞的城市和數不清的遭受屠殺的人們也許比任何語言都更令人信服地駁倒了他的說法。

以色列代表提到1970年9月的事件。當時我碰巧出使開羅，但是我可以準確地告訴他發生的情況，因為我從1968年起一直在政府任職。整個約旦政府千方百計給巴勒斯坦人民以全力支援，因為它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助他們對他們家園的占領者進行抵抗。舉國上下繼續給予這種支援一直到1969年年底。由於人們報名參加抵抗運動的積極性日益高漲，混進了某些不軌分子，他們可能干出了某種不法行為，而政府的行動則僅僅是為了恢復法律和秩序。

第二，這件事發生在約旦村庄和巴勒斯坦難民營遭到炮轟和轟炸三年——即整個1967年一直到1970年——之後。在這些炮轟和轟炸中，數千人喪失了生命，以色列人破壞了灌溉約旦河谷的東谷爾運河，最後還對約旦東部的卡拉邁和約旦河谷進行了野蠻的襲擊。人人知道，那裡聚集著一群活象一個電影攝制組人員的新聞記者，他們紛紛報道以色列的輝煌勝利。他們在卡利亞旅館等著，一直等到下午2時，然後他們被告知要回到被占領的耶路撒冷去，因為約旦軍隊知道如何對待他們。

約旦政府仍然用一切辦法並盡自己一切力量支持並將繼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一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當以色列大使談到“劫持貝魯特”的時候，人們要問，誰劫持誰？貝魯特還在，就在黎巴嫩的中心，它是黎巴嫩的首都。數十萬巴勒斯坦難民從他們在巴勒斯坦的家園被趕走之後就一直住在黎巴嫩，迄今已有34個年頭了，他們等待著被遣返和得到補償，但是毫無結果。然而，以色列人卻厚顏無恥地聲稱，他們正在努力恢復黎巴嫩的和平，用的辦法是對那幾十萬巴勒斯坦難民和幾十萬黎巴嫩人採取不折不扣的滅絕種族的行動。

劫持貝魯特的是侵略軍。儘管國際社會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了許多決議，要求以色列撤到國際公認的黎巴嫩邊界，但是以色列拒絕這樣做，並且現在正在圍攻貝魯特市。

以色列大使想要那些巴勒斯坦人到哪裡去呢？難道他要把他們炸到地中海中去嗎？他們在其中生活了7,000年的唯一住處就在巴勒斯坦，他們是在刺刀尖的逼迫下離開那個國家的。我可以提出許多有關那些不幸的巴勒斯坦人遭遇的資料彙編。現在他們正遭到無情的追擊，甚至在他們淪為難民的時候也是如此。這就是以色列自稱具有的人性。

我不想講得太長，但是我想談一點與我們討論的基本主題有關的實質性東西，即值得稱贊的法國-埃及倡議。

以色列代表說，安全理事會決議都是作為一個整體通過的，以任何方式加以篡改都會破壞整個結構。我想告訴他，通過安全理事會第242(1967)號和第338(1973)號決議為了解決1967年衝突的後果問題，而不是為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或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問題，因為對後面這些問題已經有數百個現成決議了。

以色列是由於聯合國的一項決議而產生的，這項決議規定對巴勒斯坦實行分治並分給巴勒斯坦國一片地方，其面積比由西岸、加沙亦即現在所謂的阿拉伯耶路撒冷所構成地區的面積大得多。然而，以色列人從來沒有給巴勒斯坦人機會來在公民投票中投票或

表明他们对这一点有什么想法。在那个分治计划通过后三四天，以色列人就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发动了全力以赴的进攻，占领了五分之四的巴勒斯坦——甚至是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在还没有一个阿拉伯士兵进入这个国家去拯救那些还在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方的巴勒斯坦人民残存的东西之前就这样干了。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倡议，它不仅力求解决贝鲁特和整个黎巴嫩的眼前问题——这样做是极为迫切的——而且力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问题，而其必然结果则是解决整个中东危机。

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提到巴勒斯坦人民吗？我说过，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旨在消除1967年战争的后果，但是我们现在正讨论的是寻消一个公正、合理、全面解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办法。因此，法国和埃及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以补充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遗漏的东西，即巴勒斯坦问题，以便中东最终能够出现一个近似于稳定、繁荣与和平的局面，这是非常非常及时的。

主席：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必须承认，整个7月份，在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一直非常密切地注视着你，先生，我钦佩你作为安理会主席所表现出的才能、耐心、不屈不挠精神及举止以及为制止侵略军的杀戮、围攻与暴行所作的一切真诚的努力与尝试。——以色列军队中有良心的官兵、其他以色列人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对侵略军的上述行为提出抗议，甚至加以抵制。先生，我所能说的只是谢谢你。

有时人们纳闷，我们是否接受了历史教训。黎巴嫩的战斗，就象列宁格勒遭围攻和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一样，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上。现在对贝鲁特所干的一切可能证明四十年代纳粹对自由世界所犯罪行是有道理的。

对于贝鲁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不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且还有黎巴嫩人民都在起而保卫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首都，他们的家庭——差不多50万平民；黎巴嫩人也在参加保卫他们的城市

和他们的人民。我们碰巧在那里，因此我们也参加保卫那个城市，以争取和确保在这个被围困城市里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生存。

1982年7月2日，三位全都信仰犹太教的杰出人物——我指的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两位前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和菲利普·克卢茨尼克以及法国的一位前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先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我从中摘引下面两段：

“真正问题不是巴勒斯坦人是否有资格享受他们的权利，而是如何在保证以色列安全与地区稳定的同时实现这一点。提出诸如‘自治’之类意思含糊的概念已经不够了，因为这类概念往往被用来混淆视听而不是澄清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决心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达成政治上的和解。

“在黎巴嫩进行的战争必须停止。以色列必须解除对贝鲁特的围困，以促进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谈判，进而达成政治解决。必须大力争取相互承认，而且谈判的目的应该是争取实现以色列人民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在自决基础上和平共处。”

7月4日阿拉法特主席答复如下：

“这个声明恰恰在这个时候来自三位具有伟大品质、世界声望和在国际舞台上以及他们自己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一定影响的犹太名人，因而具有值得注意的重大意义。我希望他们能运用他们的影响去制止这场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所遭受的灭绝战争，我邀请他们在这关键而艰难的日子里访问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以便他们能亲自核实以色列部队所进行的屠杀和犯下的罪行。”

在我们和全世界看来，这都不会是令人惊奇的事。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我们的议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宪政结构中的立法部门，因而当然是我们的最高当局——多次肯定了同被占领的家国内外的民主、进步的犹太人力量和组织建立关系和进行协调的重要性。这种关系从那时以来一直保持着。仅仅几天前，尤里·阿

弗内里——他是以色列议会前议员，也是一位争取和平的活动家——在被围困的贝鲁特受到阿拉法特主席的接见。我不必重复他说的话了。我们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了，也读到了。尤里·阿弗内里可能会由于那些反对和暗中破坏和平努力的人所提出的某种捏造的罪名而受到审问。

1977年10月1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先生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在联合公报中两国表示，它们认为：

“在中东问题全面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有关这一解决办法的一切具体问题都应该解决，其中包括下述关键问题：以色列军队撤离1967年冲突中占领的领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包括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结束战争状态并在互相承认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和平关系。”

两国政府还表示，它们认为：

“除了采取措施建立非军事区并一致同意在那里驻扎联合国部队或观察员以保证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之间边界的安全之外，还可以为这类边界以及遵守解决办法的条款提供国际保证。”

那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刻也没有犹豫就发表声明说，它对此举表示欢迎，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并且希望和平最终能降临这个地区。当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978年11月30日在联合国大会作下列宣布时我们的希望进一步加强了：

“我们承认，第242(1967)号决议并没有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方面”〔A/33/PV.65，第41页〕。

我们希望美国能认真处理这个问题并积极参与寻求与致力于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以及政治方面的问题。

1981年4月19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决定对一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的新办法表示欢迎。这项办法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它规定：

“如果要在中东实现真正的和平，以色列对1967年夺得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就必须结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保证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是必要的。”

这些就是上述办法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决定对这一办法表示欢迎。同一天，除了别的决定之外，我们全国委员会还一致通过了一项谴责国内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决议。我提这一点只是为了让那些不愿知道这一情况的人也许能够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中得到益处。

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已通过了许多决议，这些决议不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个方面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而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冲突和给中东带来和平。当然，联合国也通过了许多完全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本安理会通过了大量决议。人们认为，所有这些决议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得到同等的接受并根据宪章的规定加以贯彻执行。

前几天，亚塞尔·阿拉法特主席当着正在访问被围困的贝鲁特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面签署了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中，他肯定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联合国一切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决议的承诺。有人企图挑出一两个决议并孤立地对待这些决议。这种有选择的态度对解决问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我确信，这些决议的整体是可以接受的。人们对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谈论得这么多，以致好象安理会就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通过的决议只有这两个似的。现在是把所有这些决议看作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了。

爱尔兰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对我们谈了1976年以来安理会为实现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是如何遭到失败的情况。我不准备重复他的话，但是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而且是基于充分的理由。第242(1967)号决议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或遭到了违反？这个决议所规定的“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得到尊重并恪守了吗？在黎巴嫩领土上驻扎着12万多名以色列军队，这算什么问题呢？

安理会目前审议的迫切问题是以色列侵略军队的存在,根据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安理会的责任是务必使这些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走。安理会面临的问题是八十年代的大屠杀,是数十万流离失所的人,是数万被拘留者,是任意逮捕与扣押,是数百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包括医生和医疗队的失踪。

在被围困的贝鲁特存在的迫切问题是解渴的水,是遭受以色列不分青红皂白野蛮轰炸和炮轰的平民所需的医药用品。目前的问题是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边界之内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目前的问题是四百多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今天晚上早些时候,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对我们讲了在吉达通过的一些决定的大意。现在我能够宣读这些决定了,经安理会许可,我现在宣读:

“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六人委员会7月28日和29日在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主席主持下在吉达开了会。

“委员会全面讨论了黎巴嫩当前的局势并就下列各点达成了一致意见:

“1. 继续努力遵守停火协定;

“2.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布,它决定将其武装部队调离贝鲁特。在黎巴嫩政府与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订立的一项协议中将确定这次调动以及难民营安全的保护措施和保证措施问题;

“3. 为使以色列部队撤走以解除对贝鲁特市及其郊区的围困而努力”。

如果我在这里可以插一句的话,我非常感谢安理会在今晚早些时候差不多一致通过了决议草案。由此,我可以看到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思想。我继续宣读在吉达通过的决定:

“4. 黎巴嫩政府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证贝鲁特市及其郊区,包括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居民的安全和治安;

“5. 国际部队参与维持贝鲁特及其郊区的治安和保证安全的工作;

“6. 阿拉伯国家要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帮助黎巴嫩,以便使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得到彻底执行。”

我们面前有埃及和法国提出的决议草案(S/15317)。对此我想发表以下意见。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特别是亚塞尔·阿拉法特本人对这个倡议表示欢迎,并要求给予鼓励与全力支持。我们极其赞赏这个草案的目的: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从而解决、综合解决、公正和全面地解决中东冲突。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决议草案提案国表示愿意考虑修正案。事实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提出了一些修正案,我们真诚地希望提案国能对这些修正案给予适当的考虑。

我们还满意地听取了埃及代表在提出决议草案时所作的发言。我们注意到他在发言中重申了所有国家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这一点最终能列入最后草案。

我们还注意到这么一句话:决议草案论述了联合国通过派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监督贝鲁特市内及周围地区停火与脱离接触的任务。

接着,我们想谈谈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件事和问题的核心。我们注意到,埃及代表又说,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权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权利和在西岸、加沙这些在1967年被占领的并且联合国已决定以色列应该撤离的领土上建立国家的权利。我们还注意这么一句话:巴勒斯坦人民应派代表参加谈判,因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参加谈判。

我要说这些都是建设性的东西,我们相信这些东西最后将会写进现在我们审议的这个决议草案。

今天秘书长发表了一项声明,我们认为应该提一下这项声明。他特别回顾了安全理事会6月12日的第512(198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这项声明见新闻稿SG/SM/3315。我确信,如果他不充分了解贝鲁特的局势,他是不会发表这样一项声明的。

我再一次感谢安理会差不多是一致通过了决议草案，尽管有一个理事国没有参加表决。

有人提到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贝鲁特的仓库问题。必须了解，贝鲁特处于被围困之中，甚至水、电、和粮食都送不进去；贝鲁特有数千难民，数千受害者，他们都是人——至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还是黎巴嫩人，我们在这里是不会加以区分的。我们确实知道，在仓库中，过去有而且现在仍然有一些粮食可以帮助那些处于困苦之中的人们。从新闻稿读到的东西已被传送到贝鲁特，我现在想念一下阿拉法特主席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声明的答复：

“我们对设在维也纳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发表的声明感到惊奇。它没有反映实际情况。我们在那里布置武装人员是为了守卫仓库，以防被平民抢劫，特别是因为这个城市现正处于完全被围困之中。居民不肯让粮食和物资拿出市外。我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曾向近东救济工程处外总部提出，而且我们现在仍然提出，它可以从贝鲁特外面的任何来源购买所需的任何东西，并且我们愿意照价付款。我们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表的这个奇怪的声明感到诧异。请告诉厄克特先生和设在维也纳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有关情况，同时对他们说，我们愿意给他们接近东救济工程处要求的数量从贝鲁特外面购买的任何东西付款，为的是救济我们南部的人民。我们希望这一点能立即予以执行。”

我想知道，有哪个被围困的城市愿意让它仓库里的东西拿出城市，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根本无法保证巴勒斯坦难民——我强调，他们应该得到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这些配给品——最后会得到这些东西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今天上午会议临结束时，黎巴嫩代表告诉安理会说，甚至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到今天中午还受阻而无法把药物送进黎巴嫩首都。

最后，我必须再提一下，甚至当全世界都在关注贝鲁特周围和整个黎巴嫩目前发生的情况的时候，甚至当以色列人正在犯下所有这些罪行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在对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犯罪。文件 S/15318 的附件二就介绍了一次这样的罪行——一次亵渎神圣

的事件。简单地说，1982年7月28日，尊贵的圣地的圣殿遭到约150个以色列人的袭击。他们搜查了两所私人住宅，强行把居住者撵出去，然后企图从墙上爬下来侵入尊贵的圣地。

我还想再次强调一下囚犯与被拘留者受到的虐待，甚至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也查不出数百个失踪的人的下落。我们希望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能够及时找到他们。

主席：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讲了友好的话。

下面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他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色列大使对我早些时候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作了几点相当令人生气的评论，并且令人吃惊地提到了最近在圣卡洛斯、蒂尔港和古斯格林发生的一些事件。他又说，以色列政府没有享受在离家8,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打战的乐趣。

我认为，如果以色列代表想在这些事件与目前在贝鲁特发生的事件之间划等号的话，他应该说得更明确一点。让我提醒安理会理事国当时在福克兰群岛所发生的事情。英国军队在那一带所做的事情是要重新获得英国的领土，因为这块领土遭到阿根廷的武装入侵。他们是在阿根廷根本不理睬安理会的那项要求所有阿根廷军队立即撤出福克兰群岛的强制性决议之后为了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自卫权而采取行动的。此外，英国军队和英国政府的这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福克兰群岛居民的自决权利。

目前在贝鲁特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国防军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其目的是要解决一个恰恰是由于巴勒斯坦人多年来被剥夺了自决权而引起的问题。如果给了巴勒斯坦人上述权利，贝鲁特现在就不会变成废墟了。我国政府认为——正如在我早些时候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政府此刻在黎巴嫩使用的特别野蛮的方法是解决不了巴勒斯坦问题的。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布鲁姆先生(以色列):我现在不打算、过去也没有打算谈最近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的冲突的是非曲直。但有一点我想谈谈,而这一点联合国代表却没有谈到。联合国声称它是在离英国边界 8,000 英里的地方行使自卫权。我不想谈这种说法的是非曲直,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受到来自其边界之外的袭击,它的老百姓蒙受来自边界那边的恐怖活动与骚扰之害,它就有权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利,就

象联合国在遇到离伦敦 8,000 英里的地方发生的那个事件时维护这个权利一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主席:根据发言人名单再也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开会时间将在与安理会理事国磋商后宣布。

下午 8 时 10 分散会。